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吳祖錫佩遠叅閱

張給諫奏議

疏

張鹵

陳末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攘疏

薊鎮兵食

臣惟夷狄之敢欺而中國之最歉者莫不日卒伍之
不充也將帥之不勇也軍法之不明也成筭之不定

也。臣謂四者皆可卒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于無食。無食則控弦帶甲，其孰與養？故卒伍由之以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尊？故將帥由之以不任。欲明軍法，雖呂蒙能示覆鎧之信，穰苴能嚴後至之誅，無食之徒，足激變而取尤。欲定成筭，雖諸葛亮抱隆中之策，趙充國富金城之畧，無食則徒以空談而誤國。臣故其一曰裕兵食。然食之爲用，有節制之常經，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該科，嘗具有公疏，所以括筭籌度于節制，常經其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之

最急者。得其說有二。鹽法者。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股供之。而有餘。今不惟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益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兌益餘鹽。鹽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准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祇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伍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交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鄒懋卿假名盜。

利弊更莫支、近復令犒邊諸臣隨在講求、亦非專責其在各該鹽法御史、雖有專責、但以天下因循久敝之法、而不爲振新破格之舉、恐終屬之掣肘難行、臣嘗思昔宋皇祐中、關陝鹽法大敝、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我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迄今永賴、今在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臣願勅下廷臣會推才力廉正大臣一員、總領制置鹽法事宜、凡權貴豪右黠商貪賈、舉其害之人端者、而其他可知、悉聽抵法、如

解池之鹽遺大半而苦于撈取之不時餘鹽之利尚
可取盈而拘于解額之已定舉其在解池者而他方
可知悉聽規正招商既衆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
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其三年功成事定
方復命還朝果其弊盡革其利大興于軍國大
務有裨許科道諸臣指事薦揚以軍法論賞若仍循
故套上負委托許科道諸臣指事糾劾以軍法示罰
朝廷能懲懋卿之誤以用人而人敢有復蹈懋卿
之轍者固法之不貸而理之必無此一勅廷臣詳

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祖宗原以待有事之用。國家頻年以來，顧多用于無事之時，往事不可追矣。今當備查近年節開事例，急開于薊遼山西陝大緊關諸鎮，爲酌其地里量其時值，定爲則例。令諸人俱于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授。然部司與邊關遠近不同，納銀與本色貲費不同。于此若不加調停，則民間莫肯應例。吏部臨期，又當于遠近貲費之間，折其倍數，或減其注選年資，或優其授官等差，則事歸均一。人可樂從。此一勅廷臣

詳議而開納之實用可圖也。若本色一尚則屯田可興，所謂濟經于權實爲永利。此焉不圖則國之賦旣無經而民之貧已到骨，萬一事出倉皇公私無措，其不至如漢之笑舟車、唐之稅間架、宋之免夫諸錢以爲新政之累，以貽後世之羞者，不但已也。其二曰：簡士卒，古稱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今以薊鎮一邊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然事無當實，名多虛曠，客兵苦于道路之疲勞，班軍困于顧覓之頂代，主兵則零星分布，瞻顧弗瞻，中間且老

弱不堪十居六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變皆一任姑
容漫不可否舉一薊鎮而他方可知所以耗軍食損
軍威連年迄無成功者職此故也臣願 陛下特降
專勅着落各總督官員將所部兵卒一一精揀買閑
役占按治稽覈至老弱不堪于客兵則退還本鎮以
易精強班軍則嚴行各衛解發原役主兵則先儘本
役以換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名不補果得一卒
精強足當二人之用則寧兼二人糧餉以養一卒之
力定限半年以裏清結 奏報唐破突厥于定襄只

用三千人。國家在曩時土木之後，兵多戰沒，勢甚
阡危。定襄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
栲栳山，前後能成戰功第一者。用此道也。邊軍旣以
精實，士兵尤宜兼用。士兵者，寓兵于農，前古良法。

國朝之制，向惟城守，不以役邊。蓋以旣勞民以養兵，
又復勤民于遠役。朝廷仁天下之心，固有所不忍
也。豈知朝廷雖膺有仁天下之心，而斯人何嘗享
一日之逸。以臣所見于山西者言之，在百里以上縣
分，莫不各有民壯幾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者爲

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爲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名總之亦幾古侯國一旅之師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間歲赴邊又出協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奇其百里而下及五十里而下者遞遞相參亦各稱是夫役民如此其衆多費民如此其浩繁求其實用數年以前任督撫者惟取解工食置人不用以填谿壑近年以來雖以修邊爲名徒見倏忽往來茫無績效至留備城守者又苦被不才官員將已應該早役徵取編銀獨以此爲在官無附著之人任其占用遣差以恣

跟辦臣故曰 朝廷雖有仁天下之心而斯人未嘗
享一日之逸者此固其明徵也今莫若因其舊有之

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重加精選凡近邊

五百里州縣尤宜減其雜徭泛役于此更加名額或

兩戶抽一或三戶朋醜如見有精健人丁卽令逐名

人衙門恐有弊待之患不能遠戍邊境也

應役不則凡里中豪宕任俠者聽其顧替應當再申

飭明法有司如仍有私役民兵一人卽以私殺軍人

律例擬罪仍將前項工食再加增數本門差役盡與

復除該道守巡官員停分所屬地方各專提調仍將

實在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分番調發臨近邊地無事則互爲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行陣分屬以隨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之費善莫有善焉者或者有曰民兵役邊原非舊制不如詔沿邊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卽厚其信賞著爲兵額臣愚以爲朝廷貴于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名蓋起民兵以役邊者乃從其所舊有而定民以爲軍者爲駭其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則法行而威震宋刺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沓也其三

曰選將木夫古之將帥或出于士卒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罪人惟不次用之乃爲名將今朝廷遇將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大狹凡總兵叅遊指揮使各銜不叙資級則不預銓補夫朝廷不能脫尋常之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國馭將之術不如是也我太祖高皇帝嘗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今軍中衛霍間外于城四顧寥寥殆不多見豈我盛世人木獨乏于異代乎無乃脫去常格所以求

之者有未至耶臣願陛下特勅兵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敷宣詔旨加意旁求如有智勇絕人韜畧素諳得于廉試真切不拘其人之倫類名目卽以禮羅之上于兵部兵部再得于廉試真切卽當請于陛下置之行陣攻取之間先爲明立賞格果能斬將奪旗及獲取首級若干顆以上卽當授之綰印登壇秉旄開府大興激勸不問資格若將更爲武舉立一制科而不盡爲武舉拘焉其揮霍跡弛之士皆將萃于麾下行間而將才不可勝用矣其四

曰、明軍法、人情其賞也、不及時則不勸其罰也、不威衆、則不懲將帥者、固恃君上之賞罰、以糾衆而成功者也、使君上誅罰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威信不行于軍中、欲得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而周官以司勳、繼司馬之後、欲賞不及時也、今旁制多岐、將權削弱、管人數十、皆當有關白、雖尺布寸帛之給、必經年越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願陛下特降勅、軍門開示款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者、其馘斬

之權百夫之長此論甚正不然徒重大將之權猶無益也即可行于

千人其總督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精覈以綜體要其

臨機對敵應用賞犒皆當任其出給司紀察者亦惟

後事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祛頻年之積弊而振久

玩之人心此固尤爲先務其五日定成筭蓋先事制

敵之大計在君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謂成筭者

固制敵之大計也朝廷必確然以素定之中外必

曉然以預知之然後圖惟專一績效可成如南仲城

朔方吉甫代獫狁所謂周人得策以能先辦此今用

人也。則功罪不分。其畫計也。則是非無定。以功罪不
分之人。而循是非不定之法。無怪乎人心愈失。兵機
愈左。而天下之患日甚于一日也。何以謂用人之功
罪不分。如本兵以調度于中。督撫以宣防于外。中外
既分。責任攸別。若在内當有先事之圖。而本兵失之
則罪本兵也。必無赦。若在外果有取勝之機。而督撫
失之。則罪督撫也。必無赦。今各該總督巡撫已蒙有
詔。肯切責將。分別其情。罪而處分矣。獨兵部尚書
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固非惜乾之去也。

趙恭 袁去 後用 郭

謂夫乾去之無名也何者當朝廷之用乾得非以

其久歷邊陲能知兵事而從眾望以簡命之乎使

既用乾而乾果坐失軍機情罪重大則按而治之可

也使其任事有得有失則據其得失之多寡而為情

罪之重輕可也若果無失則固當切責以圖後效既

而乾去矣乾去而乾之屬職方郎中何源又去矣及

問其名則皆以謝病行初非有微罪去夫當主憂

臣辱四郊多壘之日而為本兵堂屬者皆漫然去國

則此後賢者感憤于任用之不專不肖者樂乘于機

乾木變即麗以

霍真代之

會之甚便。皆將束裝荷擔。其心惟曰。使明年虜寇再入。吾當卽爲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情大賢以下。必有不可辭之責任。斯有不容已之施爲。使臨事而有易辭責任之體例。如此後之常事者。欲望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耽勞任怨以爲國家遠無疆之業。臣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陛下自今于諸臣擇之。必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惡顯著。然後須明行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昭然。人心懲戒。故曰孟明不遇秦穆。以之擊鼓而有餘。李廣之不以有罪廢者。

武帝之明也。何以謂畫計之是非無定。夫禦戎之策。非戰則守。今橫議交爭。咸建撤擺邊之議。夫擺邊之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邊事勢不同。隨時戰守。自別。必待如臣前練兵之說。的有成效。于時士馬精強。人皆可戰。使零賊數百騎而下。皆不敢窺我疆圉。則擺邊之役。不言可撤。若擺邊之卒。遽盡撤。能戰之兵。尚未練。將致彼此衝決。戰守交失。恐舍戰而專言守者。既已誤天下于二十年之前。舍守而專言戰者。又將誤天下于既多事之後。臣謂薊鎮之兵。遽難議撤。

他鎮之兵可撤而亦不可徒撤者此大計也。六曰勵精勤。語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我有自修之實。所謂自修之實者君勵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耳。臣見自邊方多事以來。聖心憂勤。臣工祇畏。固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爲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何者。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爲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

方外小有事，臣等卽不復進見，是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旣而仁宗嘉納，責曾公亮以講學無倦，是元昊之不能爲慶曆病者，固韓范富歐有以經營于外，實以仁宗勵精一念，有以鼓舞而默成之也。我祖宗因寒暑暫罷經筵，冬夏俱有定期，昨十月中乃先期數日，陛下于經筵日講，俱報停罷，雖諸臣相繼陳說，竟不蒙俞允。夫以聖學素崇，聖心豫養，講學之期，視祖宗早罷數日，固亦何足爲陛下訾議。但陛下

當此寶極新登、邊關多事、卽此講學一節、能視 祖
宗多加數日、足昭夫 勤勵之心、願早罷數日、若示
以厭教之意、天下事固未有君心厭教、而人臣得以
策功于下者、臣故謂 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
憂勤之跡、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
者、爲此故也、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上畏 天心付
托之隆重、仰思 祖宗創造之艱難、監州城失陷之
漸、其防不可以不嚴、痛天民屠戮之慘、其讐不可以
不復、講筵雖可暫停矣、臣之所謂勵精者、固非獨講

筵之一事也。臣願陛下自今于每日視朝之外。或間日一出。或旬日再出。臨御文華殿。或平臺。輪召內閣文武卿佐省臺侍從之臣。顧問叮嚀。延訪兵機。圖惟治道。果詢謀有得。如某言當用。某策當行。某利當興。某弊當革。隨震天威。一新聖斷。夫天威一震。萬廢咸興。聖斷一新。羣器自息。則方來之福。有不難興。匪茹之虜。有不難格。此其事若在。陛下自盡無難。而時勢轉旋之機。天下安危之大。惟將于是決之。固不能外是。而更有他圖也。惟陛下裁度。臣不

勝倦倦至望、

獻愚忠以預飭防秋大計疏

邊防實舉

臣惟方今言天下之大患莫重于邊防、整邊防之大
弊莫要于責實、頃我皇上憤胡虜內侵、陸梁爲患、
嘗命輔臣與諸臣集議、惟時臣方待罪戶科、亦嘗
謬有封題、隨諸臣彙進、旣而荷蒙聖裁、擇取一十
三事、而總以責實一言、勅兵部舉行、所謂九重宸
慮、一代訐謨、信多在此、夫何詔旨責成甚殷、而有事
體因循、猶故條議章程甚備、而奉行績效茫然、日夜

焦思腐心，惟望于議之已定者，責其必行，而未安者，速爲改議，則防秋大計，當不出此。在今日責實之最急者，莫先于申軍令，然法之行也，不于其言，于其事，且如元年界嶺口牆子嶺之變，失事重大，貽患慘毒，其失守諸臣，至今遷延含糊，不惟得脫纍鼓誅罰，且復各肆文章奏辯，臣等雖屢示叅駁，俾其抄竄，但人見其功罪不明，紀法不定，姑息成風，牢不可破，如此欲望從此必行麾下軍前，獻誠斬將，其胡可卽得此軍令之未責實效者一也，莫先于明戰守，今分兵教

練分工修築分地戍守既未確有成功亦未的有定據而徒見道傍浮議蜩起叢興此戰守之未責實效者二也莫急于練兵卒今不惟在內京營與騰驤四衛既奪于宮府之異同而會官總查專官另查又苦于分合之未定其各邊鎮之存留黜汰亦未見施行此兵卒之未責實效者三也莫先于繕城堡卽其已經修築且不能必保其堅完况節據各邊季報其未經修築分數猶多奄忽之間防秋期至又將委于無及此城堡之未責實效者四也莫先于廣招納今不

惟函俺答黃台吉諸酋之首，與率衆來降，不敢遠望。且虜中板升諸處，相隣伊邇，誘我人民，結聚彌多。凡近日奸細，得于盤獲者，率我中國之人，爲之嚮導。此招徠之未責實效者五也。昨兵部右侍郎冀鍊至，自宣大都督同知戚繼光至自閩越，臣嘗取觀其所帶軍中素用什物，率多銳利精堅，一可當百。問其所以，乃曰皆其家丁之自造，以供實用者。至于公家造作，不惟鐵亦不鋼筋膠不周。抑且式樣不同，軍中用之，不過以爲觀望送迎之具。夫公家歲出數鉅萬之貲。

以造供軍器。乃使軍自爲備。其費徒委豁壑。此器械
之未責實效者六也。國家財用雖誦。軍需未嘗不
備。惟司出納者。貴于先時測停。隨事樽節。使主客相
參。本折相資。則雖歉常豐。又且月糧之給。貴于及時
行糧之給。貴于濟事。今司月糧者。株守故常。弗知變
易。司行糧者。泥關避拒。惟恐速得。不惟費出彌多。抑
且人不知惠。此餽餉之不責實效者七也。凡此欲使
良法必興。宿弊必革。法令必行。人心必信。則其說俱
在已奉。欽依集議語中。乞勅下兵部查照。今昔

事理、移文前去、兩鎮諸邊務、逐件責成、要見某件已完、某件未完、某件已行、某件方行、已完已行者、務不致疎虞、未完方行者、務刻期 奏報、至于都督同知戚繼光之赴 召、朝廷既責以練兵爲名、遽難別議、其于總兵諸將、在今日練兵之是否分合、他時功罪之有無關涉、相與相臨之、是何統體、與戶部錢糧必當先期速發、以便彼中之調停、工部軍器、但宜估發價值、以聽軍中之自造、該部自當另具條議、以補前日集議之缺、仍各取其不致有誤防秋重耳、結奏

限。命下星速奏。聞不則。國憲俱存。容臣指名
參究。臣之所謂防秋之大計如此。至于事機有無一
當。徒以難于同異。徂于拘泥。而無一人之敢言其非
者。今日巡邊大臣之設是矣。何者。所謂巡邊大臣之
設。不過巡此。前數者而已。使數者能修。則以一總督
專任之。而有餘數者不修。則雖百巡邊分任之。而不
足。况人情責任在已。可以成直前勇往之功。鈐轄多
門。實以資推委。又吾之便。又况今邊事勢若累卵。燃
眉。貼危已甚。責之各人各地。猶恐捐軀赴義之難。今

也。雖廟堂之定議，當改之而不吝。故宋臣蘇軾論漢事有云：刻印銷印，不足以損高帝之明。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今我皇上若以前有見，集于眾議之若可行而允行，今有見驗于事爲之必不可行而中止。此固我皇上之所以爲明，而出于尋常萬萬也。非大信之失也。伏望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臣言不謬，除之諾旣已奉旨允辭，無容再議。冀鍊仍留部管事。劉燾另爲添註兵部，以俟別用。處分諸邊機務，專以責之督撫重臣，永爲遵守，則邊防幸甚。宗

社幸甚固又不但取給于一時防秋之擬議已也

欽承 詔命乞正廷臣會議條格疏

會議
條格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營軍制上請欽蒙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該部便與廷臣著實會議來說欽此夫我 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卽允命施行而必下廷臣會議且命以著實會議來說 是 聖心獨有見于軍國事重詢謀宜同德意虛懷誠爲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文若不先乞勅釐正改更則臣與在廷

諸臣欺君之罪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 聖心上
裨 國。是蓋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
臣。師錫疇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
秦。不妨互異。惟期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底同心。相
成善法。此侯應劉歆尚能以卑秩孤踪。垂光漢史。在
祖宗時。凡置法確政。此意猶存。自臣苟祿掖垣。每
見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該與議官員。
通以手本。盡知。至期會于 東闕。該衙門掌印官于
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

畧爲應答。或竟無一人應答。取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揖而退。卽事已完。成及旣出。闕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爲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具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真如是之容默哉。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寧其爲誤。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于欺。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旣自愧其良心。而堯舜之誅。復難容下。盛世臣久爲腐。

心切齒。欲有敷陳。今幸蒙 皇上留心。而况京營重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卽爲定議者。伏望 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畧少停延。更望 勅該部。將輔臣貞吉原疏。與臣此疏。各刊刻爲幅。于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肯定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令其于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如以爲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爲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已見。勿相通謀。鼠者 有 吞 無 也

今制亦有議單。但合棚首

至會議之日。各持議所。面與商同。卽其事實考據。議

論歸著。經畧斷案。意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槩見。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爲疏。亦聽從各便。夫古人曝背食芹。尚思獻主。當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有慣習軟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夫。然後兵部彙萃爲冊。再加斷案。具疏覆題。皇上須更俯察群言。慎加宸斷。庶國是昭明。人心罔違。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猶其有永賴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吳祖錫佩遠叅閱

張給諫奏議

疏

張 鹵

獻愚忠以永圖善後機宜疏

頃劇賊曾一本就擒捷聞該臣題為乞勅慎議閩廣
軍功以嚴激勸人心事又該兵部覆題前事欽蒙聖

恩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僉都御史熊桴塗澤民而下首功叅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李錫而下各陞官廕子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功誠亦可嘉朝廷報功誠已不薄日前之注措似矣但閩粵事固難于在目下成功尤難于爲將來已亂姑以往事當鑒者言之如自嘉靖己未庚申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獗者猶故

耶。蓋其所謂蕩平者，聞。廣。平。賊。須。以。蕩。掃。一。枝。為。功。每當渠首一得，羣兇未靖之時。

不。當。以。擒。獲。賊。首。為。主。

卽假聲稱以誑誤朝廷，不曰安插，則曰招撫，致一會
首。方。擒。一。渠。魁。輒立僥淫十餘年來，竊據我良田，殺

戮我良民，海墾民物，已十去六七。當事者猶且下誑

民心，上徼君寵，公然謂為給榜招安，報大捷以欺

先帝，徒以進秩錄廕，為一身顯榮，而不更念萬姓無

祿之隱禍，諸臣之罪狀誠渥矣。往事一談，聞言酸鼻

故。今言閩廣之亂者，但謂一本繼吳平，而不知吳平

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諸將，祇以相傳溺死之吳

平。爲目前深幸。而不思存留之一本。更所當虞。是一
本繼吳平者。實諸將貽之。使繼而非一本之能陡起
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存餘黨。卽總督燾所自言
則猶有外夷未靖之賊。山中流劫之賊。沿海接濟之
賊。及似賊非賊者。凡五種。卽按臣楊標又舉其尤。則
有林容程老王老。卽臣等嘗聞則有惠潮江葉卓鍾
諸姓。及香山壕鏡。其說尤多。廣西古田一縣。久沒賊
巢。守臣以失地爲常談。以安靜爲省事。今竟尚果敢
誰何。至屢報一本二百號船隻。亦難謂沉溺擒獲俱

盡是未除賊黨。視昔更有明徵。南京兩浙之銀。既已
經發。京運之供。又已特給。諸路徵兵。更難中阻。是見
在兵力。視昔幸有可賴。以此增兵。足餉之時。當此乘
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督撫鎮總諸臣。正宜協力同心。
淬勵整搦。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殲絕黨類。係于一
本。賊中已平者。專責之紀功。山賊等項未平者。仍責
之巡按。稽查其已經擒斬者。要見若干名。顆其招撫
安插者。要見見在。某里某都某排某項。下入籍服役。
務盡使妥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安輯事宜。一一審

處如練土著以去募兵增建置以絕竊據擇守令以重民牧蠲徵賦以甦疲瘵諸餘頭緒正在多端如良醫視疾于人之沉痾方脫必大補榮衛庶保生全恨今諸臣于此一不置念惟苦蹈覆轍觀其甫獻捷音總督劉燾卽倡爲水土不服之說巡撫熊桴卽上病勢危篤之疏總兵郭成顯告回籍養病一節敢卽亦效爲飾詞游言以引索高價此其心皆何心不過以爲一本旣擒吾責已塞縱後日禍亂復生于吾固無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托當事雖諛雖殞軀損生亦宜

自盡且神明天道不可獨欺卽如一本就擒一事彼
夏月擁重兵于東北逆風之地者惟共爲觀望延捱
而王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藉乃一本卒獲于詔手
故臣昨專請于詔當有特加固用以勵人心亦所以
明天道諸臣于此卽可深思而顧尚忍爲欺誑執迷
不知何謂伏乞勅下兵部通加看諗將臣所言蕩平
諸賊始末經畧一一條議果因時乘勢不可緩圖卽
乞請勅下彼中當事諸臣如期從事再乞勅下吏部
自後將督撫諸臣托疾章奏俱與罷停直待事定功

成擬加擢用，不得容聽其因襲規避，徒啓紛紜替代，以致誤軍機，則國運易危，爲安民生轉禍爲福，臣披瀝愚忠于此，固不任懇懇惓惓之至。

復成法以慎杜姦萌疏

中官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王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

以得肆其奸也

司禮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撫司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着錦衣衛拏去紅門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

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溫堯民等極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旣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巳、試監察御史蕭廩、劉良弼復申前請，皆不蒙允。俞且于巳疏，又欽蒙勅旨，朕處了。臣下強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非喪心病癡，孰敢與君強辯哉。但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以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爲。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



暇更論。但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許輔臣與聞之政。令無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朝美政。家法爲能遠過前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甘心于王印之私，乃陡使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讞，一任其姦欺巧幻，卽仰煩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枷號充軍，悉盡如所擬。皇上試思在祖宗時，雍熙治朝，精明初政，果嘗有此事乎？且將置內閣法司于何地乎？皇上何不更近思王振、劉瑾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滔天哉？其機正起于今日傳一旨，明日擅一令。當時

閣臣不能力爭于上前而極辯之致內閣之位望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法當時六卿不能力爭于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之職掌寢失遂一舉滔天三朝未靖追思往事猶可寒心故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中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淪浹之心其機盡在于此今冲恣肆兇殘執迷不悟不惟深文已罪且占愴其濟惡黨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以少伸皇上之明法卽此而推勢將何所不至若不乞急賜處分竊恐其恣



肆日深探視日熟此等巧幻機括不但可加于王印將使皇上國事日非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再籲君父者誠非爲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皇上大鑒覆轍上法先帝俯順羣情將冲卽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疏有名人犯俱付法司從公擬斷另請聖裁自後政令必商同于內閣刑獄必盡付于法司中官設有不法如冲卽痛加裁制不使得誤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此尤萬姓臣民均不勝激切至望又不但臣大馬惓惓冀望之私而已伏惟聖明斷

賜必行幸甚

慎法紀以振戎機疏

詠釋罪師

昨初八日未時聞刑部尚書毛愷等接出聖諭目今

有內接故公

虜報緊急見監將官劉寶田世威都饒死發邊衛充

軍着殺賊立功贖罪如三年無功還拏來殺了法司

知道欽此臣惟聖王制馭夷狄要在紀綱故賞罰功

罪非人主之所能私臣固不暇復漫述古昔以瀆天

聽卽皇上嗣登大寶三年視先帝時兵車固不

加多儲蓄固不加富然而一時諸將傾心三軍生色

皇明經世編

張洽法本議

陳轉罪師七

于露堂

駸駸淳淳然若增千城萬旅之雄者何哉惟以二年
秋 皇上大奮乾綱市曹斬將自申維嶽畢高一朝
就戮頓將往時僨軍之將恃與援以誤國賂權貴以
全生諸凡舊套一刻無餘於是沿邊將領始曉然知
不忠之臣不法之謀舉不能逃 皇上日月照臨而
其死市曹戮鼓之辱與死封疆橫草之勛又皆有以
激切鼓動其良心而熟察其得失所以駸駸淳淳有
此今日景象者其機固盡在于此也臣固以我 皇
上常保此無失將克成一代洪烈信易易無難夫何

握持未及、一朝盡解、忽諭虜報緊急、出二犯以立功贖罪、夫以今虜之遠寇雲中、勢猶未謂緊急、縱勢誠緊急、在馬芳趙崑謝朝恩李勇諸軍、方四面徵集、雲擁星列、時亦未爲乏將、乃朝廷于此卽釋繫囚、廢法紀、張皇四顧、以爲禦虜之策、假設虜騎如曩時、直薄都城、整居畿甸、將更舉何策以應之、且一事而生死異獄、一律而先後殊決、臣大恐無以服當時死者之心、而解方今任事之體、殊更不知廟堂爲此、誠亦何心、或有謂秦穆公之于孟明、漢武帝之于李廣、皆以

罪釋成功，何獨尼于二犯？臣曾有以折之，謂臣之所
以惜朝廷處二犯者，正以不能與孟明、李廣同也。蓋
二君之於二子，相信誠不但腹心相與，又誠不但如
家人父子手足爾也。其罪其釋，皆有以昭白人心，故
史牒歆艷使。皇上于二犯果曾知見其人，又嘗面
召本兵問其所以失律之故，召法司問其所以招罪
之由，乃據其可矜情節一言，斷而釋之，則轟然雷霆
誰敢不服。今數者無一于此，忽。旨從內降，其致人
駭異，誠所宜然。臣又惟天下之忠，莫大于使君父有

言。而。人。不。見。信。前。日。兵。部。覆。誠。意。伯。劉。世。延。之。奏。忽
命。自。中。別。出。人。方。嘖。嘖。相。異。乃。今。又。有。此。若。不。明。乞
諭。詔。以。祛。羣。疑。竊。恐。此。機。括。一。成。將。漸。爲。人。臣。假。借
市。恩。之。利。而。致。于。明。作。威。福。之。權。且。邊。將。巧。于。窺。測
者。將。復。姦。欺。百。出。尤。非。細。故。伏。乞。皇。上。將。二。犯。仍
明。正。前。法。用。以。激。諸。將。有。死。之。心。以。嚴。軍。法。無。赦。之
律。固。爲。至。當。其。不。然。如。以。成。命。已。頒。不。容。更。易。須。乞
勅。旨。昭。示。一。時。謂。二。犯。之。所。以。得。釋。者。以。有。某。項。情
節。可。矜。何。項。功。能。可。議。用。何。臣。之。薦。薦。何。言。之。入。遂。乃



有此。以暢羣疑。再勅兵刑二部。俾定議功格。更嚴期限。亦爲至急。臣等仰體我皇上好生之心。固亦知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乃敢惓惓以縱釋罪帥。爲此瀆陳者。良以朝無定法。人有蓄疑。誠不可爲訓。故一念犬馬丹誠。不敢容默。伏惟聖明裁正施行。幸甚。幸甚。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京營五論

頃惟我皇上嘉納輔臣條奏。數騰勅旨。將臨大閱。累朝曠事。一旦施行。臣自幸得備役羈勒。以再親成。

周洛水裝華千載一時之盛殊不勝至願邇日來乃見當事諸臣不干興事宜大較而顧庸心于常行儀式之間與夫臨時貫之末臣愚獨以爲我皇上所以躬萬乘臨戎意正不在此其意蓋以人心久玩法度久弛諸臣有避難而不肯爲諸將皆安常而不知變固欲借六飛蒞臨之會爲六軍奮起之機凡諸臣有留心軍事平日阻于無故而不可言縱言而不可行正當於此悉陳以無孤盛會臣愚所欲言者除將帥賞罰一節今月初四日因總督京營戎政鎮

遠侯顧寰奏老疾辭任本到科臣卽謬向兵部尚書
霍異面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正欲分別諸將功
罪以明勅賞罰使寰賢而整飭營務有功則論功行
賞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可辭使寰不肖而廢格營
務有罪則明法勅罰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得辭且
萬無使寰當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以享大將之尊
至此却脫然遠退以使他入代當其臨事之難之理
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擬寰謝任復荷蒙明旨著寰
策勵供職舉一寰而四副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

四百餘員千把總之官莫不皆然此皆首待我 皇
上臨時視其功罪重輕斷自宸衷以爲賞罰激勸臣
固無容預及至于京營大端可論有五若夫今不振
則不可復救五者何一論營伍消頽國初京師軍制
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腋右腋名曰五軍營又以
大營圍子手幼官舍人及千二四營附之額三十餘
萬永樂中又以三千隨侍神機譚家馬諸營附之至
景泰因大營兵不精強內選取十二萬聽征謂之十
二團營精兵至弘治又因團營兵不精強內選取三

萬聽征，謂之東西官廳精兵，其大營餘者謂爲老家兒兵，但以備差遣修營，無復恃賴。至先帝嘉靖庚戌，又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雖易新名，仍憑舊額。至各省班軍，先帝時但執役土木，爲時滋久，今雖脫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來面目，俱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戰兵，亦不過祇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大約實不副名，數不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投閑買差替役老弱無用之人，尤不暇悉計，卽明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

當元年左給事中孫枝巡視時臣詢其營中軍額枝尚謂有九萬二年給事中陳行健替代臣復一詢之健謂與枝相代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祇存八萬令臣一聞不勝疑畏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之七猶所不及夫總國家兵制兵額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先帝嘉靖之末及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凡此在士大夫不詳究則不

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官先查見在役占人員。叅行重究。再將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伴名額。卽終身跟伴不許擅易別名。請欽定爲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卽充罪者家屬一名爲正軍。雖貴官不赦。欲嚴勾補。總協巡視官當道查三營缺額。乞勅下兵部。兵部據所題缺額。乞勅下各該清軍地方官員。始以地里遠近。

軍數多寡，爲降級爲民拏問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來。欲嚴精別，雖士馬閩管，盡難號銳。而於舊謂東西廳三萬之精，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照名換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爲填實者一也。二論教演虛飾。古稱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無難言。至虜惟恃弓矢爲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鎗質鈎斧，鎗臂碎腦及烏鏡佛郎機諸火藥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

成祖北征，但用神鎗一枝，卽所向無敵，豈神鎗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卽以此等爲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大炮三聲，爲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爲般弄。爲將者更不知出一另著，發一新語，以真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卽所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囂，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

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

○深○可○治○噴○

砲聲爲誑費朝廷糧賞之具。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

此不勝憤激。至有謂若守今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

一遇緩急事變。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

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爲

信。且守且練。有事但命將統之。又有謂欲振營軍。莫

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

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

籍。其年貌付各取選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次

以一二萬數拆爲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
五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
番回伍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
營戰兵另爲加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琥來
自邊方者即可將之俾其于神鎗諸法鳥銃諸器進
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衣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
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于城以光復
祖宗廳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
者二也三論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武二大臣總

督卽古謂大將、副將四員卽大將之偏裨，每叅佐下把總十員，卽叅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卽把總之部曲將，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軍人五名，是以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叅佐約束把總，副將約束叅佐，大將約束副將，正兵法所謂徹上徹下，以一統十，以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爲節制之師，向總協者止。知大將之尊，憐于節制，爲副將者亦僅與兵三千，而下視叅佐，則無別。叅佐之兵專爲部曲，而上于副將則無預。夫上下相別，以其相臨。今

帥與叅遊無別慮皆坐此

建鎮大

副將視叅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之體褻大將遇副將之禮却不同則大將之威玩而又不達夫古人兵制大將入營則副將固爲偏裨大將不入則副將卽爲大將此亦兵法所謂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者今三教場之地總督旣不得齊時俱入却以大號頭一員得坐中臺司其進止左副將亦傍守信地同乎叅佐是人各兵其兵而總督不得不下親偏裨之務所以事業錯而日不足勢勢歧而政不舉識其勢而反之莫若副將但聽節制于總督叅佐俱聽節制于副將

副將無私兵。其兵盡屬叅佐。叅佐無私兵。其兵盡屬把總。把總無私兵。其兵盡屬旗甲。旗甲管五人。五人自爲伍。則責成易而實効臻。此將權之不可不急爲歸一者三也。四論兵無統紀。兵法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今操法入塲則隊伍錯亂。散操則喧譁無紀。點閱則攙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必無。所以然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騎兵爲首。而馳逐風雨。在步卒迥不相及。今各營分屬止于三千。勢難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更不知在大將合

營馬步固當兼用。而三千一將馬步仍貴相別。又兵

五兵相兼而

法伍兵五當長短輕重刺衛之枝互相錯綜雜用。如

用可以妙表長而護其短若每色為隊則必窮之

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曉。如今長槍特為隊圓牌特

技也

為隊弓箭特為隊火器特為隊甲什旗物分辦無章

以此治兵尤為可笑。今當令騎兵自為營以知兵驍

將領之步兵自為營各照本管領之。又自五人為伍

五伍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哨二哨為總六總為營

務使技藝相攬物采互雜統領各別庶部曲適均分

數易定此管伍之不可不急為清肅者四也五論軍

法不信、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厲
威嚴、則勢屬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卽闡
以外將軍治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
也、恨將帥者、皆姑息成風、寧上負我君而不敢下繩
軍士、使皇上今日不爲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
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蓋輦轂之下、人心易搖、人
言易惑、萬使威行而搖惑一動、則羣起非之、不日浮
躁、則日激變、常是時、竟無能爲當事之臣、一引任其
責、無怪乎舊套活法、牢不可破、而軍中法紀盡以陵

夷今 皇上旣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再爲
新其號令，兵部常會同總協等官詳爲條例，如後有
玩愒驕慢者，某事當盡某法，當抵某罪，亦上請欽定
爲例，再明使悉知，當大閱一臨，則將帥固當待罪而
聽禍，謫于君，軍士平日亦當畏法而聽禍，謫于將，轉
怠玩而爲嚴威，固于此尤爲至要，此軍法之不可不
急爲一定者五也。夫此五者，自待罪兵科，卽于該營
事宜經年窮究，乘今事機，故敢獻迂談，伏乞勅下兵
部，卽會同京營總協及巡視科道官員，再加詳議，其

干言不盡謬者，乞爲請勅下該部及該營諸將，一一查照施行。如諸將仍有不以誠心上孤德意，容臣先指名叅究，以明示殛罰。庶積弊一新，大舉斯稱。由是六軍嚮往，四海風聲，萬年室家皆爲我。皇上旣同之福祿，不則若徒聳飾一日之觀瞻，而無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將更有不可勝言者。伏惟皇上裁察，臣不勝至望。

議

附進京營議

京營更制

臣頃請乞正廷臣會議條格俾于輔臣所奏欲改京營制事宜人各詳議既欽承詔命臣當自獻其愚大抵今日之議惟在于用輔臣之意而不可泥其詞蓋輔臣之意意在嚴訓練以強兵是切中肯綮若謂欲創更營制則今日營制不惟不可更而亦不必更所謂不可更者蓋人國變法乃變其法之不善在昔君臣雖欲變祖宗不善之法尤必乘事機可變之時若法旣未嘗不善時又不可輕爲則必不爲之以言今兵制當我高皇帝開天合五府統隸之兵爲一營

操練有中軍有左哨右哨左腋右腋故名曰五軍營。外以圍子手幼官舍人殫忠效義千二凡四營附之。文皇帝繼極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營故名曰三千營外以隨侍營附之又以神鎗及火器另立一營故名曰神機營外又以譚家馬附之夫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此所謂三大營也景泰初因巴巴之變遂於三大營中選立十團營成化中復增爲十二團營以爲操練之兵旣未免權宜而非經弘治中又于十二團營中選立東西官廳兵以爲聽征之兵亦

未免失多而携寡。至我先帝當庚戌歲虜騎長驅，大飭戎務，乃革十二團營及東西官廳之名，盡歸五軍以光復我高皇帝之舊制。因神機爲神機，改三千爲神樞，以武增我文皇帝之宏規。總之爲三營以盡其大分之爲，一總督、一協理、二巡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之間，以盡其詳實。昭析太甚，固未嘗分數不明也。在祖廟才者定規畫，其詔旨重之心會于羣臣，告于昭如日星，有曰：「這事體非輕，必復祖制，方可事權。」

歸一、又曰朕復祖制三營修武、當時諸臣合詞稱頌、有曰規模宏遠、修理精詳、上增二祖修攘之耿光、下垂萬世治安之成憲、臣嘗莊誦對揚、以爲我朝京軍三大營之制、是高皇創立于始、文皇增定于中、先皇完成于終、凡三聖人作爲、二百年遵守誠祖孫作述、先後相成、萬萬世聖子神孫當欽承無替、此正我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外此固無所謂祖宗分營、亦非所謂祖宗舊制也、且先帝所克復、祖宗成規、不獨臣與在廷

諸臣以爲善卽歲前九月 皇上勅諭管臣有曰國
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越我 皇考又更新戎政申
飭宏規其制大備今詔墨未乾是 皇上之心亦已
灼見其善矣夫旣灼見其善而復強欲更之此固臣
愚之所未解况今正當國家安定之時絕無曩日事
機之變不能乘時修明 祖宗成憲以奏實功乃無
故徒取其成憲而紛更之以大致駭異人心尤屬未
便故臣以爲不可更所謂不必更者蓋 祖宗之法
旣不可以輕變而匡時之策又不貴於循名爲今惟

有于營政責實而已。誠將領擇其才賢，營伍補其消
耗，軍法勵其嚴威，而又調給存恤，悉其情苦，取從前
節奉欽依操練程法，通行而盡飭之，以日求成效，則
今日營制卽 祖宗之營制。今日兵威卽 祖宗之
兵威。此而不能，則今日之營制無益也。五軍之分練
亦無益也。豈惟無益，又將并其原有者而失之。蓋舊
以人統三千，顧更以人統二萬，是本欲明分數，而分
數轉淆。統三千者，尚相維相制。統二萬者，顧人自爲
兵，是本欲分兵權，而兵權彌重。况 先帝定制一更，

則平日垂澁兵柄者，皆得以肆爲協同參預之謀。將
流弊潰決，不可更制。重之號令多，統紀愈弛。占役多，
營伍愈耗。誅求多，侵削愈恣。又重之制度一新而法
不可輒行，人心未定而教不可卒施。胥將以可爲之
時日，而盡曠于無益之紛變。語曰：國有固籍，兵有常
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又曰：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
十者不易器。今卽以功利言，不惟百利十功，且無功
而失利焉。故臣又以爲不必更也。夫由臣前說，則成
憲之當遵，由臣後說，則無益之可惜。臣故以爲不可

更不必更如此，至謂大將原無專設戎政不當有印，輔臣言此二事獨誠爲有稽，無以則當總督之設，銷戎政之印，三大營各專設總兵一員，副將一員，而五軍營再特加副將一員，爲三大支，以司專領，又命文官大臣一員，特加本兵尚書級銜，以總提督，總督文臣，一如巡視事例，照官銜職掌，另請欽給關防，以便行事，其巡視科道官員，與關防勅諭，各仍照舊例存留，此既能守二祖之法，又不失先帝之意，抑庶乎其可行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